

## 論牛運震《詩志》之評判問題及其對《詩序》之依違與文學詮釋\*

陳志峰\*\*

### 摘要

牛運震為清代《詩經》評點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相關之研究，近年雖有數篇專文研討，而皆聚集於此書掘發《詩經》文學藝術之成就，蓋因此書歷來被歸類於評點之書的原因。然此書實有數事不可不究，本文擬為相關之兩大題，並各自涵攝數小題，以補當前對《詩志》研究之不足。分別為：

一、牛鈞〈詩志序〉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相關問題辨析。此題擬欲探討之問題包涵《詩志》書名疑義蠡探、論牛鈞「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之語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牛運震之評價商榷。此題深究「詩志」命名之得失及評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牛書之臧否，務得牛書之具體情實。

二、牛運震《詩志》對《詩序》之依違及其文學詮解。此題分別從牛運震對《詩序》之取捨依違，各舉四例，結合其對全詩之分析，嘗試梳理牛運震對《詩序》之態度及其依違之衡量標準，肯定牛運震對各詩之解讀，無論是詩旨之確立、內涵之勾稽與藝術技巧之分析，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臺灣古籍保護學會主辦之「經學跨域研究學術研討會」（2018年05月28日），會中渥蒙陳鴻森、楊晉龍兩位先生惠賜修訂意見；其後投稿本刊，復承審察委員針砭拙文、商訂疑義，俾使拙文減少疏漏，更趨完善，在此謹向上述諸先生致上無盡謝忱。

\*\*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皆有其統系。

經由以上兩題之討論，期能對當代對《詩志》的研究面向之外，再行深入討論《詩志》之具體問題，俾能對牛運震《詩志》有更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牛運震、詩志、評點、詩經

## 一、前言

牛運震（1706-1758）《詩志》一書自問世以來，雖偶有評議此書者，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錄有江瀚（1857-1935）對此書之提要，而語多貶抑，不無門戶之見。後來雖或有相關著作，偶然提及此書，<sup>1</sup> 卻罕有重視。當代學界首重牛運震之《詩志》者，宜自裴普賢先生（1921-2017）編定《詩經評註讀本》一書，於各詩之「評析」、「總評」大量摘錄牛運震《詩志》文句，以為讀者理解《詩經》文學藝術技巧所資，此後乃漸有學者正視其價值。<sup>2</sup> 更其後乃漸有學者以之為論題，或撰計畫報告，或著為單篇、學位論文，牛運震之書乃稍見重於世。<sup>3</sup> 唯其書之內容與評點《詩經》之方式，在晚出之「詩經

<sup>1</sup> 如夏傳才（1924-2017）、董治安（1934-2012）《詩經要籍提要》著錄「詩志」，言：「本書承明代鍾惺《詩經》欣賞派學風，注意詩之章法句法，會其語妙，著其聲情，識其旨歸，於章句訓詁則偶有補正，並亦在經文旁加以圈點。」此論大抵承牛鈞〈詩志序〉加以簡化，並未具體言及是書之內含。夏傳才、董治安，《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420。

<sup>2</sup> 裴普賢先生《詩經評註讀本》上冊梓行於1982年、下冊梓行於1983年，見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冊上；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冊下；朱守亮先生於1984年出版《詩經評釋》乃於〈緒論〉中論「清代詩經學」立「識其旨歸，品評析論」一類，推讚牛書，見朱守亮，《詩經評釋》（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

<sup>3</sup> 試略舉數例：2005年，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何海燕在周國林教授指導下，以「清代《詩經》學研究」為題，撰為博士論文，立〈評點類說《詩》文獻〉一小節，略述牛運震《詩志》之特色，何海燕，《清代《詩經》學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論文，2005年）；2008年，復旦大學中文系張洪海在黃霖教授指導下，以「《詩經》評點研究」為題，撰為博士論文一部，立〈牛運震《詩志》和李九華《毛詩評注》〉一節，討論兩書之內容及其關聯，張洪海，《《詩經》評點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論文，2008年）；2009年，世新大學中文系張賀瑤在洪國樑先生指導下，以「牛運震《詩志》國風之部研究」為題，通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並撰有成果報告；2012年，東海大學中文系蔣宜倫在呂珍玉教授指導下，以《牛運震及其《詩志》研究》為題，撰為碩士論文一部，蔣宜倫，《牛運震及其《詩志》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

學史」相關著作，亦不獲學者評介之筆。<sup>4</sup>

針對《詩經》各篇的文學藝術技巧與風格特色進行概要式的說解，是牛運震《詩志》的最大特色，此種延續晚明孫鑛、鍾惺的《詩經》評點之學，卻也是《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志》」提要的撰寫者江瀚否定《詩志》的最大原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尚收有李九華（?-?）〈《毛詩評注》提要〉一文，經學者考定，實李九華輯述《詩志》而成，則此提要實亦可視為對《詩志》之評述，亦多貶抑。此兩篇提要對牛運震評點《詩經》之法多有否定，實不出因學術立場互異而有之偏見，且觀點又與牛運震之子牛鈞（?-?）所撰之〈詩志序〉，甚多歧互。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一個重點，即是針對牛鈞〈詩志序〉與兩篇提要之間所涉及的問題，進行辨析，從《詩志》本書之定名、補正舊注之傾向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相關批評，進行

---

文，2012年）；同年，安慶師範學院倪李鵬在汪祚民指導下，亦以「牛運震《詩志》研究」為題，撰為碩士論文一部，倪李鵬，《牛運震《詩志》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2年）。

- <sup>4</sup> 在學界流傳較廣之「《詩經》學史」相關著作，最要者有三，一是出版於1982年，夏傳才之《詩經研究史概要》，即便其書於2007年增訂，於晚明以來《詩經》評點之學，並無一語語及，遑論筆及牛運震《詩志》；二是2001年出版，戴維所纂之《詩經研究史》，對於明清兩代《詩經》評點，僅舉列晚明之孫鑛（1543-1613）、沈守正（1572-1623）、鍾惺（1574-1625）、戴君恩（1570-1636）四家略事介紹，於清代之相關學者則未言及；三是2002年出版之洪湛侯《詩經學史》，相較前數二書，特立「用評點時文的方法評《詩》」一節略述發展，另立「清代運用文學觀點論《詩》的學者和詩人」一章，專門討論王夫之（1619-1692）、金聖嘆（1608-1661）、方苞（1668-1749）、袁枚（1716-1797）、方玉潤（1811-1883）之「《詩》說」，兩處雖皆不及牛運震《詩志》，但對《詩經》評點與對《詩經》文學藝術之著作討論，相對前二書，已深入許多。以上書目，分見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另林葉連撰《中國歷代詩經學》於「元明詩經學」言及「詩經學家舉例」謂：「明人《詩經》學，多附和朱子，或申或補而已」、「其有不為朱所囿者，不過寥寥數家」，於明代《詩經》之文學研究，竟無一語，即便論清代《詩經》「識其旨歸，品評析論」一條，亦僅步趨朱守亮《詩經評釋》之條述，而無申說，以上論述，見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330、352。

客觀之辨證，務得牛書之具體面貌。

再者，牛運震既為清初評點之學的代表人物，則掘發《詩經》文學性實為牛書最大特色，此義學界已多所申論。專從《詩經》文學性進行詮解者，往往於《詩序》、毛《傳》與鄭《箋》多有否定，亦即，傳統《詩經》經學解釋與晚明以來的《詩經》文學評點，似乎是迥不相合的兩條路數。然仔細檢閱牛運震《詩志》對詩旨之說解，卻多採用《詩序》說法，甚而信《詩序》多於否定《詩序》，信《詩序》多於信朱熹（1130-1200）《詩集傳》。若此，牛運震對《詩序》的態度並不與對《詩經》文學性的掘發相斥，則牛運震在《詩序》與《詩經》文學性詮釋之間的關係如何，實有待深究。此為本文擬欲討論的第二個重點，亦是承《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牛運震《詩志》之貶抑而來，由此深入探討牛運震《詩經》經學解釋與文學評點間之情實。

經由上述兩大重點的討論，本文擬在當代對《詩志》研究側重於其文學評點面向之外，再行深入討論《詩志》之具體問題，期能對牛運震《詩志》有更全面的認識，以補此前學界對《詩志》認識之不足。

## 二、牛鈞〈詩志序〉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之相關問題辨析

牛運震之子牛鈞是《詩志》得以編定梓行最重要的人物，更為此書撰序，是後代研究者瞭解牛運震《詩志》內容與成就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其後，民國 25 年（1936），賀葆真（1878-1949）重刊此書，另撰跋語以殿書後，以肯定《詩志》對於《詩經》文辭評點之成就。然《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有牛運震《詩志》與李九華《毛詩評注》兩書之提要，至關《詩志》之評述，而貶抑頗切，迥異於牛鈞、賀葆真之論。唯此四文一旦並觀，彼此之間，究竟只是單純的學術門戶之異，抑或有它等原因，皆有待進一步客觀究論。

本節爰乃綜理四文所述，就其歧互而釐訂三題以為探究，分別為：(一)《詩志》書名疑義蠡探、(二)論牛鈞「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之語、(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牛運震評語之商榷。

### (一)《詩志》書名疑義蠡探

今牛運震所著書之名，概稱「詩志」，而歷來之研究者，於此書名與內容之名、實兩層及其相關問題，卻不曾細究。牛運震對《詩經》評點之作，乃牛鈞在其父過世之後，進行編纂，並定名為《詩志》。牛鈞所擬《詩志》「凡例」云：「是編原著於李厚菴先生《詩所》，就其空白之處，隨手著錄，前後次序無定也。」<sup>5</sup>今所見《詩志》，實牛鈞從牛運震在李光地（1642-1718）《詩所》著錄之文字中，輯錄編定而成。此書之原來著作動機，據牛運震之子牛鈞〈詩志序〉之言曰：

《三百篇》自《序》而外，漢注惟毛《傳》與鄭《箋》僅存。六代而後，注疏家裒然大備，或專訓詁，或究文義，而吳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宋王應麟《詩地理考》則以攷據為訓詁者也。顧詩之章法、句法、字法，雖有孫月峰、鍾伯敬諸評本，猶非因文見義也。先君子是編，於詩之章句間，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又於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初稿既定，更欲仿陸氏、王氏之書，詳為攷核，別著「詩志」一編，然有志未逮也。<sup>6</sup>

據牛鈞序文，實有若干疑義未清：牛書原稿初定，主要內涵為對詩之

<sup>5</sup> [清]牛鈞，〈詩志序〉，收入[清]牛運震，《詩志》（臺北：世新大學圖書館藏本，民國25年〔1936年〕武強賀氏重刊本），卷首，頁1。

<sup>6</sup> [清]牛鈞，〈詩志序〉，收入[清]牛運震，《詩志》，卷首，頁1。

章句進行評點與對舊注之正補，是否即為獨立之初稿？抑或必待仿陸、王之書而詳為攷核後，而始稱「詩志」？若屬前者，則初稿與仿陸、王之書當為二書，而後書名為「詩志」，特因運震未及撰作而卒，其子牛鈞乃移後書之名為前書所用，即今所見之《詩志》；若屬後者，則《詩志》之撰作，本兼有章句評點與仿陸、王考證之作兩大內涵，特後者未成，而牛鈞仍沿舊名以題其書。其解讀關鍵處，應在「更欲仿」、「別著」一句，究竟當理解為「在初稿基礎上更進一步」，或者為「在初稿之外，再行撰作」？以下試由「相關文獻之線索」、「前後兩者內涵之對應」與「序文『更欲……，別著……』句義之推定」等三面向，略事推論。

#### 1. 相關文獻線索

據牛運震〈答胡稚威書〉所言「長夏無事，正在評注《毛詩》，非敢著書，祇圖消磨歲月」，<sup>7</sup> 其書重點乃在針對《毛詩》進行「評」、「注」，正符合今本牛運震《詩志》體例與內容。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有李九華〈《毛詩評注》提要〉，而李書內容實幾皆輯述自牛運震之書，<sup>8</sup> 李氏既自題其書為「毛詩評注」，此名確合於牛運震原書之內容。若此，牛鈞序言所述「先君子是編」與〈答胡稚威書〉所言之書，所指相同，特此書未及定稿而牛運震已卒，其書後為李九華抄錄，而改題「毛詩評注」。就名、實兩層而言，李氏改題之名，實較「詩志」一名更加確切。

<sup>7</sup> 〔清〕牛運震，《空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清嘉慶刻《空山堂全集九種》本影印），冊305，卷2，頁111。

<sup>8</sup> 張洪海，《《詩經》評點研究》，頁98-99。

## 2. 前、後兩者內涵之對比

就著作之動機與內容而言，牛運震所撰書稿，如牛鈞所言，意在「於詩之章句間，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於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前者重在「評」，而後者重在「注」。然牛鈞既將書名定為「詩志」，便不能與此兩大著書用意相應，若此，則牛鈞乃不解其父用意，而定此書名。據牛鈞所言，牛運震擬仿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與王應麟（1223-1296）《詩地理考》作《詩志》，未及撰就而牛運震已卒。考陸璣之書，全名當為《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據《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述其內容云：

蟲魚草木，今昔異名，年代迢遙，傳疑彌甚。璣去古未遠，所言猶不甚失真，《詩正義》全用其說；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其駁正諸家，亦多以璣說為據。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為最古焉。<sup>9</sup>

是書旨在辨析《毛詩》草木名物之名，且為後代《毛詩》學者所重。

又王應麟《詩地理考》之內容，《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

其書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薈萃成編。<sup>10</sup>

則王氏之作，旨在彙編舊典之釋《詩》地理者。牛鈞言「以攷據為訓詁者」當即指陸、王之書考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與地理，以為治《詩》者所資用。牛鈞言其父欲仿陸璣、王應麟考證草木蟲魚鳥獸與地理之書，則此性質迥異於原先「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之初定稿。初定之稿既是牛運震筆之於《詩所》上之評點文字，

<sup>9</sup> [清]永瑤、[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5，頁334。

<sup>10</sup> [清]永瑤、[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5，頁346。

其書性質是否能涵攝考證草木蟲魚鳥獸與地理之考證，不無疑義。若是牛運震擬欲仿「陸、王」之書，與原先之書為同一編，在內容旨趣上應當有所相應，亦即：草木蟲魚鳥獸與地理考證之結果，應當是為了考證辨析《詩經》比興、地理歷史、民俗風物之內容，以便開展《詩經》本文之詮釋。然仔細尋繹初定之稿的內容，除少數涉及字詞訓釋之外，所有「會其語妙，著其聲情」、「識其旨歸」之文字，完全不待草木蟲魚鳥獸與地理考證之結論而足以自成一完足之解釋，兩者無法對應。若此，就內容言，此實兩種不同內容之書。

### 3. 序文「更……，別著……」句義推定

據牛鈞序文所稱，牛運震在「初稿既定」之後，「更欲」追步三國吳之陸璣與宋代王應麟著作之意，「別著」一書，就《詩》之草木鳥獸魚蟲與地理以「詳為攷核」，此乃「以攷據為訓詁」之書也。據序文「更欲仿……，別著……」之語勢，牛運震既已完成「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之初稿後，有意別著「詩志」一書，以仿陸、吳攷據訓詁之作，特因「志有未逮」，而未及著手撰著。故可得知：牛運震「更欲」、「別著」之作，其名確為「詩志」。而此前初稿乃另一初定之作，著錄在李厚菴《詩所》之《毛詩》經文上，此則為評點文字，並無書名。

由此三點以推，則牛運震所言之「志」與牛鈞所揭「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之意，略不相侔。若再細推，牛運震原來欲撰《詩志》之「志」，當與《詩經》之詩意內容、聲情、旨歸無關，而當與《論語·陽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相關，<sup>11</sup> 故牛運震之「志」，實類乎孔子（551 B.C.-479 A.D.）所謂之「識」。

<sup>11</sup>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89。

牛鈞〈詩志序〉又云：

桑梓故舊，感於義風，募資鳩工，以是編壽諸梨棗，而仍標其目曰「詩志」。<sup>12</sup>

據此乃知，牛運震於《詩所》著錄之初定稿原為「前後次序無定」，乃經牛鈞董理，撰定凡例，其後附之梨棗刊行，而「詩志」之名，遂以未成之書原名，標於此書之稿。至此，牛鈞名其父書為「詩志」者，實異乎牛運震之本意，昭然可知。牛運震著作中有《尚書評注》、《史記評注》，重以〈答胡穉威書〉所言「評注《毛詩》」一語，則牛運震之書名若作「毛詩評注」，則較合牛運震著作本意，宜更副原書之實。

牛鈞〈詩志序〉又自述書名經過，云：

或曰：「『詩志』既無成書矣，曷志乎爾？」鈞竊謂：文以載道，非文，義將安屬？且「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孟子讀《詩》之法也，舍文辭而志奚以逆哉？歐陽氏「六經不可以文論」一語，蓋謂六經義蘊宏深，不專在文辭之工耳。若屏文法而別求之，則詩人之語脈轉晦；苟失語脈，又安所得義蘊邪！然則讀《詩》者涵泳於章法、句法、字法之間，會其聲情，識其旨歸，俾詩人溫柔敦厚之旨，隱躍言表，庶幾得詩人之志矣。則是編仍以「詩志」標目，奚不可者？且以存先志也。<sup>13</sup>

牛鈞以牛運震未成之「詩志」，作為牛運震初定稿之名，本有疑義，故以「或曰」設問，藉此闡明牛鈞對「志」之理解，蓋將「詩志」之「志」，推源於《孟子》讀《詩》之法，進一步以為推尋詩人之志，須由文法以得詩人語脈，而文法之要義，乃在涵泳章法、句法與字法。

<sup>12</sup> [清]牛鈞，〈詩志序〉，收入[清]牛運震，《詩志》，卷首，頁1a。

<sup>13</sup> [清]牛鈞，〈詩志序〉，收入[清]牛運震，《詩志》，卷首，頁1a-1b。

是以可知，牛運震對於《詩經》字、句、章乃至全詩之評點文字，在牛鈞之觀點中，正是「以意逆志」之關鍵。然則，原欲更擬陸、王之書而別著的《詩志》，書雖未成，而其名猶在，牛鈞乃轉以此名以題牛運震初定之稿。

要言之，牛鈞定「詩志」為書名，實不甚符合牛運震之意，而此書既題為「詩志」，致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志》提要〉對「志」多有嚴厲批評，則提要之評語，亦可知其不符牛運震書之具體內涵。同理，牛鈞對於「詩志」之理解，既異乎其父，後來學者肯定牛運震「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而推讚其能探得詩人之「志」者，亦有不當。此諸問題，實皆導自牛鈞以牛運震擬仿陸璣、王應麟之書而撰作之「詩志」，挪為牛運震評、注《毛詩》初稿之書名，而直接導致《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譏評牛書於「詩人之志」之未得，更於其書多有否定之論。

## （二）論牛鈞「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之語

牛鈞〈詩志序〉特為標明牛運震之書「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一事，則此書對於前人注解之未安、未備者，當有所著意。唯牛運震在〈答胡穉威書〉中所言「評注《毛詩》」一事，重點並未及於正、補之事。為經書作注者，對於前人注解本不能迴避，是以正、補之事，本所應為，只是此究竟於該書所占比重是否足以成為重要內容而已。牛鈞將此事特別標舉，則後世讀者在「會其語妙，著其聲情」、「識其旨歸」諸認識之外，必當對此有所措意，然賀葆真〈詩志跋〉卻云：

《詩志》一書，評騭文章，發明經旨，多前人所未及。……漢魏以來，注釋者千百家，或以故訓，或以義理，故訓或失之瑣，

義理其弊也拘，既不能得作者褒譏之深意，復不能窺刪詩者之微旨。空山此書，評其文詞之懿美，稍加詮釋，著語無多而書之義蘊已盡，出詞雋永，不為解經常語，讀者尤易感發，用力少而成功多，其此書之謂乎！<sup>14</sup>

據賀葆真所言，《詩志》一書有二大目的：一在評騭文章，也就是對於《詩經》文學藝術技巧的分析評論，對於其中精妙者，予以闡發；二在發明經旨，對於詩篇意旨之勾索，有要言不煩之致。若此，無論是哪一目的，皆不同於傳統訓詁注疏家之法，賀葆真之言「出詞雋永，不為解經常語」云云，當即此意。故牛運震評注《毛詩》，舊注之是非，應非其書著意之處，唯據牛鈞所言「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之語，略異於賀葆真。然江瀚所撰「《詩志》提要」卻言：

即此〈關雎〉、〈葛覃〉二篇可概其餘，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所謂於前注正未安、補未備者，求之全書，蓋渺乎不可得也。<sup>15</sup>

「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之語，不無門戶之偏見，而所言正、補前注之「渺乎不可得」，卻頗可與賀葆真之說參看。然則牛鈞與江瀚兩者，必有一人之論，言過其實。

牛運震《詩志》凡八卷，除〈小雅〉所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等六首笙詩之外，全書於 305 篇，篇篇有注有評，然對於前人傳注訓解有所正、補者，據本文初步統計（見文末附表），牛運震《詩志》涉及對前注正補之對象及其數量，計有：

<sup>14</sup> [清]賀葆真，〈詩志跋〉，收入[清]牛運震，《詩志》，卷尾，頁 1a。

<sup>15</sup> [清]江瀚，〈《詩志》提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冊上，「詩志八卷」條，頁 338。

毛《傳》：1 筆<sup>16</sup>

鄭《箋》：5 筆<sup>17</sup>

孔《疏》：0 筆

朱《傳》：9 筆<sup>18</sup>

以對《毛詩》305 篇進行全面評注者涉及對前注正補者，總量也不過 15 筆，頗不成比例，是以賀葆真以此書「不為解經常語」而江瀚對此有「渺乎不可得」之譏，可說是言之有據而頗近其實，只是此解實皆因牛鈞之言所導致，並非來自牛運震之自述。蓋牛運震對於《詩經》全詩舊注之正補，數量如此稀微，可見這只是偶一為之，應非牛書的主要目的。牛鈞特別標舉，卻為遵循傳統經學的江瀚所譏評，恐怕是牛鈞所始料未及。

### (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牛運震評語之商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有「牛運震《詩志》」一書之提要外，另錄有《毛詩評注》一書，而題「李九華」撰。唯此書之內容與《詩志》幾乎重疊，此實不解李九華乃輯述《詩志》而誤為另書，實一誤也。<sup>19</sup> 此提要雖是評述李九華所輯述之《毛詩評注》，而李書既幾為牛運震《詩志》之內容，則此提要亦可間接觀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牛書之評價。

江瀚對牛運震《詩志》之提要與評論，云：

<sup>16</sup> 一筆為：〈召南·騶虞〉。

<sup>17</sup> 五筆為：〈召南·騶虞〉、〈秦風·晨風〉、〈秦風·無衣〉、〈豳風·狼跋〉、〈周頌·烈文〉。

<sup>18</sup> 九筆為：〈邶風·旄丘〉、〈小雅·吉日〉、〈小雅·正月〉、〈小雅·小旻〉、〈小雅·巧言〉、〈小雅·角弓〉、〈大雅·公劉〉、〈周頌·烈文〉、〈周頌·噫嘻〉。

<sup>19</sup> 此張洪海已略事甄辨，其說可從，見張洪海，《《詩經》評點研究》，頁 98-99。

今閱其書，實則仍不脫明人孫鑛、鍾惺陋習，何嘗能得詩人之志邪！其於經文每加旁圈，尤乖說經之體。篇中如謂「只窈窕淑女二語已足，便極正大蘊藉，不必更加奉神靈、正綱紀等語」、「悠哉悠哉二句，筆勢一颺一頓，一曲一直，唱歎深長，令人黯然消魂」，又謂「葛之覃兮三句，寫葛覃幽蔚在目，後三句娟媚充悅」、「害澣害否二句，另換一韻，一叫一收，風調高絕」、「借澣衣歸寧作結，正為治葛點染生色，餘波迴照，有不即不離之妙」，即此〈關雎〉、〈葛覃〉二篇可概其餘，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所謂於前注正未安、補未備者，求之全書，蓋渺乎不可得也。<sup>20</sup>

除對前注的正補之意見外，此提要有兩大否定之處，一是對《詩經》經文進行圈點之作法，與傳統說經之體相悖；二是對《詩經》進行點評之語，貶為「學究評詩文伎倆」，兩者合觀，其實便是以傳統經學注疏之立場對評點之學加以貶抑的偏見，而質疑書名所題之「志」，以譏刺牛書「何嘗能得詩人之志邪」。

至於「李九華《毛詩評注》提要」，則云：<sup>21</sup>

（是書）每章之後，冠之以評語，然以後世評詩文之法評詩，殊嫌庸腐。如評「關關雎鳩」章云：「先聲後地，有情。若作『河洲雎鳩，其鳴關關』，意味便短。」又云：「窈窕二字，形容淑女，說盡矣，卻又不盡，妙。」又評「翹翹錯薪」云：「玩後二章『之子于歸』，此文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不可』云云者，即所謂『求之不得』也，託興甚遠，言外自有『德音來括』之意，講家滯于『不可』二句，即解為『難于以私』。夫見色而欲干以私者，小人之也。干之不可，又作

<sup>20</sup> [清]江瀚，《詩志》提要，頁338。

<sup>21</sup> 案：此條不題撰人，然觀點卻與「牛運震《詩志》」相同，似乎亦出自江瀚手筆。

艷羨，小人或亦有之，而有此遠慕深情乎？」全詩之評皆類此，既于經旨無所發明，亦非解經正法，而以此求之詩人之意，失之陋矣。<sup>22</sup>

此條所論，大抵與江瀚提要觀點雷同，以「解經正法」為繩墨，而謂此書之評語「以後世評詩文之法評詩」為「庸腐」，更以此書對經旨無所發明，而無以「求之詩人之意」。提要所舉〈關雎〉、〈漢廣〉二例，〈關雎〉一條全與牛運震《詩志》同，〈漢廣〉一條，觀點略與牛運震相似，然非牛書所有。若合兩篇提要所舉〈關雎〉、〈葛覃〉二詩而觀之，兩文所進行評判的問題有二：一是否定「詩志」評點之法，非解經正法，無以得詩人之志與意；二是此書對「經旨」意蘊，無所掘發。

兩篇「提要」所舉〈關雎〉之例，乃牛運震分別對「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作評；<sup>23</sup>〈葛覃〉則分就「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害澣害否？歸寧父母」作評。<sup>24</sup>《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兩篇提要之所評述，以為「不脫明人孫鑛、鍾惺陋習」、「非解經正法」諸語，即指此解說《詩經》文句之法，遠不如傳統解經之訓詁，既於追求詩人之志、意無所成就，更於詩旨之探索無所發明。貶抑評點之法，主要是來自於提要撰寫者的門戶之見，而否定牛運震《詩志》之略於詩旨，亦是一種以偏概全。

考《詩志》體例，牛鈞所列「凡例」者四，其一、二云：

是編原著於李厚菴先生《詩所》，就其空白之處，隨手著錄，

<sup>22</sup> [清]作者不詳，〈李九華《毛詩評注》提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經部》，冊上，「毛詩評注三十卷」條，頁431。

<sup>23</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a。

<sup>24</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b-2a。

前後次序無定也。今各附於每章經文之後，而列其總批註於篇目之後。<sup>25</sup>

是編有旁註、有頂批，今具編次於各章之下，隨其章句之前後而標明某句某字云云，使讀者一目瞭然。<sup>26</sup>

據此二條可知：即便牛運震原書次序無定，但在牛鈞重對牛運震遺稿的編定下，《詩志》對於各詩篇所作的評析工作實有兩大重點，一是分屬各章之下的字、句、章之評語，二是針對全詩詩旨與藝術性作分析評點，前者置於各章之下，後者置於各詩正文之後的詩題之下。若此，則牛運震並非徒於章、句作解，更有類於詩旨說明的評述。然而根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兩篇提要所引的評點文句看來，每一評詩之例，皆屬各章之下的字、句、章之頂批、旁注，卻不及於詩題下的詩旨探討。如以所論〈關雎〉為例，牛運震在「關雎」之詩題下，列有三段文字，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皆不引。牛運震之原文為：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已盡此詩之妙。「不傷」者，舒而不迫；「不淫」者，淡而不濃。細讀之，別有優柔平中之旨、潔淨希夷之神。

◇寫哀，極絛曲之態；寫樂，用平直之調。

◇輾轉反側，琴瑟鐘鼓，都是空中設想，虛處結情，解詩者以為實事，失之矣。<sup>27</sup>

牛運震不採〈關雎序〉「后妃之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

<sup>25</sup> [清]牛鈞，〈詩志序〉，收入[清]牛運震，《詩志》，卷首，頁1b-2a。

<sup>26</sup> [清]牛鈞，〈詩志序〉，收入[清]牛運震，《詩志》，卷首，頁2a。

<sup>27</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b；卷1，頁1b；卷1，頁1b。案：《詩志》各詩「總評」以空格區分段落，本文代以菱形符號，以便閱覽。全文同。

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諸說，<sup>28</sup> 但卻採用《論語·八佾》所述孔子之評論，進而分析。就此三段文字而論，首段引孔子論〈關雎〉之語，以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實可為此詩要旨，故云「別有優柔平中之旨、潔淨希夷之神」；次段則針對孔子之論，分別就〈關雎〉之藝術手法，闡明孔子論詩之「哀」、「樂」；第三段則專對〈關雎〉詩涉及「哀」、「樂」二處，分析其藝術技法。若將牛運震此三段文字合觀，牛運震論「詩旨」，不以《詩序》為斷，而在確立「詩旨」的基礎上，再行分析其文學與藝術之特性，若謂牛運震《詩志》於傳統經學之「經旨」無所發明則或可，於「詩旨」無所論裁則大有不可。蓋自傳統「經」之觀點而論，此標準不免有以「經」為唯一準繩，一旦不準合於此，便有所批判，而牛運震之書，正不以《詩序》為唯一標準。由此觀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牛運震《詩志》之語，可說是一種立場上的偏蔽之見。<sup>29</sup>

又據兩篇提要所舉《詩志》另一例〈葛覃〉，江瀚所舉三段評語，實亦皆牛運震在各章之下所作之頂批與旁注。〈葛覃〉一詩，牛運震則於詩題下有兩段「總評」文字：

◇一篇老嫗少女情思，卻居然中宮國母氣象。

◇黃鳥鳴木，不必目覩其景，正好借作治葛以前襯托；澣衣歸寧，不必實有其事，恰好借作治葛以後烘染。即此可悟古人作詩參活不呆板處。<sup>30</sup>

<sup>28</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年），卷1，頁1、4。

<sup>29</sup> 牛運震分析詩歌，或不免有其粗疏之處，如兩篇「提要」所舉〈關雎〉之例，牛評「關關雎鳩」章云：「先聲後地，有情。若作『河洲雎鳩，其鳴關關』，意味便短。」此詩牛評可說是完全忽略賦、比、興之問題，此詩開章為興體，歷來說《詩》多無疑義，若依牛說「河洲雎鳩，其鳴關關」，則似賦而非興。

<sup>30</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2a；卷1，頁2a。

《詩序》云：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sup>31</sup>

對應《詩志》與《詩序》，可知牛運震未採《詩序》「后妃之本」之說，而將此詩視為出嫁婦女思欲歸寧之詩。據《詩志》總評之意，首段旨在揭示〈葛覃〉主旨乃「老嫗少女情思」，謂出嫁之女思欲歸寧父母，而以其治葛之事寫其賢淑，故云「中宮國母氣象」。此旨既立，牛運震乃更進一步推繹此詩文學技巧。由總評第二段，並參以各章下之批語，可知兩事，分述如下：

一是此詩重點在以此女治葛之事為中心，首章寫黃鳥之景，末章寫澣衣歸寧之事，皆為治葛之事鋪設，分別用以襯托與烘染，並非實有其事，故總評言「參活不呆板」。而覈之各章，牛運震於〈葛覃〉二章下批云：「正寫治葛，只『是刈』二句。」在末章下又有「『害澣』句只是轉韻，喚起『歸寧父母』爾，說者必為之解，固甚」、「借澣衣歸寧作結，點染生色，餘波迴照，有不即不離之妙」。綜言之，牛運震實以此詩中心動作，實為「治葛」一事，除「是刈是穫，為絺為綌」二句正寫之外，其它皆為此而設。<sup>32</sup>

二是此詩出現之「歸寧」，牛運震謂「不必實有其事」，再結合總評「恰好借作治葛以後烘染」與二章「末句樸厚恬雅，一語中多少意思」之批語，於是可推知：以治葛為衣而「服之無斃」<sup>33</sup>之事，實意在寫此女之賢，而出嫁之女以此而思歸寧父母，蓋以此賢淑之才而歸於父母之教，此即《詩序》所言「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

<sup>31</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1，頁6。

<sup>32</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2a。

<sup>33</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2a；卷1，頁2a。

儉節用」，特牛運震不以為后妃爾，<sup>34</sup> 故末章所言「歸寧大禮，寫來極風韻，極興頭。津津妮妮，活是嬌女戀母情致」<sup>35</sup> 之語，以寫歸寧為有「風韻」、「興頭」、「戀母情致」，即是此意。

綜理上文對〈關雎〉與〈葛覃〉之分析，並參驗兩篇提要之評語，所謂「此〈關雎〉、〈葛覃〉二篇可概其餘，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既于經旨無所發明，亦非解經正法」之語，應屬偏見。提要所舉兩詩評語，皆摘自各章下之頂批、旁注，而牛運震《詩志》此類批語，其實皆只為單一章之詩句而作評，不易牽涉到詩旨之討論。據上文所述，各詩題下之總評，牛運震多用以揭示全詩之詩旨、詩義與文學藝術之特色、技巧，此乃就全詩概括而論，而其詩旨，或本於《詩序》而有所依違、取捨，乃至於修正（此一題目說詳下節）；牛運震又於各章下分別敘述評析，此類多能扣合總評所揭內容。然而，兩篇提要所舉之例，皆屬各章下之語，而不涉及總評及其對詩旨、詩義、藝術技巧之歸納，乃一概否定此書，不免過激。以傳統經學注疏的角度批評明清以來的經書評點之作，在明末之後，頗有此現象，即便至近現代仍不乏此一貶抑之說。<sup>36</sup>

<sup>34</sup> 《詩序》所揭「后妃歸寧」之事，屈萬里先生與余培林先生俱有所論，以為歸寧之事不指后妃，參見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1983年），頁6-7；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8。

<sup>35</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2a。

<sup>36</sup> 楊晉龍曾以客觀的角度論云：「不管是節文，或是講章，在教育推廣及經學經世教化的層面，均有其各自的作用，不必以經學專家的唯一標準要求，而把這類書攻擊的一無是處，而不知其在經世上的作用。不過現代學者其實已很少看到這類作品，雖然也振振有詞的強調這類書籍的不是，但實際上多數是引錄他人陳說，固不曾真正客觀地分析這類講章，因此現今許多相關書籍評價講章的言詞，恐需再加斟酌纔可接受。」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頁278-279。

### 三、牛運震《詩志》對《詩序》之依違及其文學詮解

對《詩經》進行文學藝術技巧的分析，是《詩志》最為精采之處，故研究《詩志》，著重在文學評點手法、以詩論詩等面向，最易掌握到《詩志》之成就。《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譏其「不脫明人孫鑛、鍾惺陋習」，雖是門戶之見，但卻也可知此前對《詩經》評點的發展，有其盛況。黃霖曾指出：

在晚明短短的幾十年中，從安世鳳到鍾惺等，通過對《詩經》的評點，……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他們評《詩》，從經學殿堂跨向詩學大門的具體通道是，不再走闡釋「理、事、情」的老路，而是另闢了欣賞「文、法、趣」的新徑。以經學評《詩》，首先注重的是儒家理義，然後關注到一些相關史事與人的性情。此性此情，都是以儒家的理義為規範的。而作為文學，作為詩，就要關注文辭的優美、結構的巧妙、藝術的趣味等問題。<sup>37</sup>

以鍾惺等人為基準，劃分《詩經》研究在此前「理義」與此後「文學」發展二路。以此說而觀，頗易以此二路乃截然劃分之二途，不容有相互融攝之可能。<sup>38</sup>

評點之學的興起，與明清科舉考試之教育背景有關，這一點在學界已多有研究成果可參，牛運震《詩志》之作，亦當與其授課弟子以

<sup>37</sup> 黃霖，〈《詩經》評點與《詩經》傳播——以晚明時期為中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1期，頁149。

<sup>38</sup> 何海燕亦以為：「許多詩若按照經學家解《詩》模式，以實事求之，或迂曲難通，或詩意頓失，而以文學說《詩》者，運用藝術想像這一手法來解詩，既能讓我們對詩意有很好地理解，又能增強藝術感染力，更符合《詩》作為詩的特質。」何海燕，〈清代《詩經》學研究〉，頁126。

科舉而躋身仕途之背景相涉。<sup>39</sup> 從文學評點的角度分析牛運震《詩志》之內涵，是一條可以採取的基本路數，<sup>40</sup> 但是牛運震《詩志》對於傳統《詩序》說法，卻有相當一部份的肯定，尤其是在《詩序》涉及史事的部分，牛運震對此也作了不少文學性的評賞。由此觀之，在《詩志》的分析之中，傳統經學信《詩序》或將史事與《詩經》詩歌相結合的做法，在牛運震評點之中，並不是兩條互不相錯的平行線。

是以在強調牛運震對於《詩經》文學藝術進行審美分析的同時，不應該忽略牛運震對《詩序》的態度。甚而可以說，牛運震對於《詩經》各詩的分析，有相當一部份是在接受《詩序》對詩義的說解下進行的。根據本文的初步統計，牛運震《詩志》對《詩序》說法的採用

<sup>39</sup>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論「評點形態源流」以為：「評點的閱讀對象是一般的讀書人，在那個時代，讀書人的主要出路和目標就是走科舉的道路。因此，評點自然就與科舉有難解之緣，而帶有明顯的實用色彩和功利目的。」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96-397。侯美珍更深入云：「明代復古主張的熾盛，使得先秦精鍊古奧的諸經，備受推崇，孫鑣即因此而評點多本經書，指出其文法、技巧，以供創作取法。可見明代復古的主張熾盛，亦是推動評經發展的功臣。而八股取士之制，則催生了更多以論文、點明文法的經書評點本問世。明、清科場，中與不中的關鍵，主要是取決於八股。八股以經書文句命題，義理本乎經傳，且制義代聖立言，不容出現後世語，以化用經書為貴。因此在一般古文選本充斥書坊的情況下，評經之作，仍有其市場需求。」侯美珍〈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經學研究集刊》第7期（2009年4月），頁158。

<sup>40</sup> 如何海燕云：「《詩志》最大的特點是善於對詩篇的藝術風格進行總體把握。多以四字從詩情和語言風格的角度將一詩的根本特色概括出來，簡明準確。如從詩歌所表達的情感角度將〈式微〉定為『悲壯激昂』，〈采薇〉為『悲壯淒婉』，〈籟兮〉為『悲壯蒼涼』，〈中谷有蓷〉為『蕭索慘感』；從語言藝術風格總結〈鳴鳩〉『平易和雅』，〈旱麓〉『清華雅秀』，〈子衿〉『清空柔厚』，〈既醉〉『清脫穩雅』等。牛氏對《詩經》藝術風格的總結不離『清』、『雅』二字，其受清代『清真雅正』審美思想的影響可見一斑。」此文乃據其博士論文《清代《詩經》學研究》略加修改而成。何氏以牛書為「評點類」而強調其於「清」、「雅」之重視，但事實上此論頗以偏概全，若檢視牛書，清、雅二字雖不少，然韻、味、深、厚、神、奇諸字，頻率不遜清、雅，且又多非四字為句。此外，過於強調牛書對《詩經》文學藝術之分析，不免忽略牛書成就的更大部份，實在「系統」之闡述，而不在個別章句之分析。何海燕，〈清代以文學說《詩》文獻述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第2期，頁22-23。

遠多於反駁，這可能與其他同為《詩經》評點學者的傾向，有所不同。牛書依於《詩序》者，比例頗大（參文末附表），細推其因，應與牛運震講學之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已然頒定各地學宮，而對其說法有直接影響，以致牛運震傳作之時於《詩序》之態度多有取用。<sup>41</sup> 雖是如此，在《詩經》全書 305 首的說解之中，仍可顯見牛運震對《詩序》之說並非全然接受，而是有所修正，並由此開展出他對全詩的整體說解。

以下，本節將分別從牛運震對《詩序》之取捨依違，各舉數例，結合其對全詩之分析與評點，嘗試梳理牛運震對《詩序》態度的衡量標準。<sup>42</sup>

### （一）採用《詩序》之說，開展其詮釋

#### 1. 〈邶風·柏舟〉：

〈邶風·柏舟〉牛運震總評云：

- ◇騷愁滿紙，語語平心厚道，卻自悽婉欲絕，柔媚出幽怨，一部〈離騷〉之旨，都括其內。
- ◇不能名其孰為哀、孰為怨，所以為哀怨之至也。

<sup>41</sup> 楊晉龍考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與《欽定詩義折中》對清代詩經專著的影響，以為兩書既是「清代學校教學與科舉考試必讀的官編《詩經》學專著」，則清代「部分清儒的《詩經》學專著，確實受到官編《詩經》專著的影響」。若此，則曾致力於講學的牛運震也可能受此書影響而在《詩序》的態度取多於捨。楊晉龍〈明清經學關聯性的一種考察——論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人的詮解及其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51 期（2017 年 9 月），頁 123、141。

<sup>42</sup> 蔣宜倫《牛運震及其〈詩志〉研究》別立〈牛運震對《詩序》之態度〉一節，分別從「同意並補充《詩序》之說」、「批評《詩序》之說」，並分舉八例、五例略為說明。此文已留意及牛運震對《詩序》的取捨問題，但對於《詩志》對《詩序》的取捨，並未有所析論，僅簡要點明現象。蔣宜倫，《牛運震及其〈詩志〉研究》，頁 133-138。

◇《序》以為「仁而不遇」，朱《傳》以為「婦人之詩」。按：孤臣棄婦，同一哀怨，但「威儀棣棣」、「愠于羣小」，似非婦人所可道。朱以其詞氣卑弱為婦人作，夫〈風〉詩中詞氣卑弱者多矣，豈其皆婦人邪！<sup>43</sup>

《詩序》：

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sup>44</sup>

朱熹《詩集傳》不取此說，以「考其辭氣卑順柔弱」，認為此詩「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sup>45</sup>朱《傳》由「辭氣」之風格而以此詩乃婦人之作，俞平伯（1900-1990）乃更推衍之，以謂：

我於此詩，除審度其情思外，非另有所見，前已言之。唯觀其措詞，觀其抒情，有幽怨之音，無激亢之語，殆非男子之呻吟也。……五章以憂思喻不浣之衣，就近取譬，更足想為女子之詩。又言「不能奮飛」，若為男子，曲終奏雅或不若是其卑弱也。……夫言為心聲；就詩之風裁詞氣以推之，則作者之面目亦思過半矣。<sup>46</sup>

此詩取譬精巧，以「匪鑿」、「匪石」、「匪席」、「匪澣衣」，而僅據「匪澣衣」一事，以為女子之詩。又承朱熹「辭氣卑弱」而斷為女子所作，其據不免單薄。牛運震以「威儀棣棣」、「愠于羣小」似非婦女可道，又以辭氣為判斷衣據不足以信，而言「〈風〉詩中詞氣卑弱者多矣，

<sup>43</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0b；卷1，頁10b；卷1，頁10b。

<sup>44</sup> [漢]毛亨傳，鄭玄箋，《毛詩鄭箋》，卷2，頁1a。

<sup>45</sup>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學海出版社，2004年，據景印掃葉山房藏板影印），卷2，頁23。

<sup>46</sup> 俞平伯，《讀詩札記》，《俞平伯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冊3，頁41-42。

豈其皆婦人耶！」可說是相當有力的反詰。<sup>47</sup> 據牛運震之總評，在肯定「仁而不遇」的詩旨下，因「不遇」而鬱積之「騷愁」、「幽怨」，故與〈離騷〉之意相彷彿。

既由「總評」確立詩旨、詩義與情感主調，此詩五章，牛運震更有旁注、頂批，而於各章作評。如於首章「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評云：

惟酒解憂，詩意卻謂雖酒亦不能解，已翻進一層。又以反語出之，言我非無酒，自猜自疑，意更含蓄。<sup>48</sup>

又於二章「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評云：「算到兄弟怯弱可憐，寫出忠臣子危苦衷。」<sup>49</sup> 於三章評云：「披瀝伸訴，纏綿疊複，〈離騷〉、〈惜誦〉、〈抽思〉之旨。」<sup>50</sup> 評四章：「『寤辟有標』寫憂極慘切，妙在『靜言思之』，以閒恬出之，意思便蘊藉。」<sup>51</sup> 評五章云：「憂極不能自遣，算到奮飛一著，真煩騷無聊之至。」<sup>52</sup> 牛運震之評，有針對個別字句者，亦有總縮各章者，既定「仁而不遇」、「騷愁」、「幽怨」為此詩之詩旨與核心情感，各章之評析實皆本此而加以推尋細繹。若就此詩而言，《詩序》對詩旨之概約而為牛運震所取者，牛運震除在總評加以伸衍之外，又在各章之評語有更細緻深入的分析，以證成《詩序》之意與牛運震總評所析。

<sup>47</sup> 若以「辭氣卑弱」、「不能奮飛」非男子所宜有，則杜甫〈登高〉「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諸語，當如何視之？見〔唐〕杜甫，〈登高〉，《杜工部詩集》（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據聚珍仿宋版影印），冊下，卷12，頁513。

<sup>48</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9b。

<sup>49</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0a。

<sup>50</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0a。

<sup>51</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0a。

<sup>52</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10b。

2. 〈衛風·木瓜〉：

◇《序》以為美齊桓也。木瓜之贈，猶以瓊瑤報之，況齊桓之德於衛之厚且大者，非以齊桓之惠，直比於木瓜也。如此看，詩意自高妙。

◇筆端繚繞，言外含蓄。<sup>53</sup>

〈木瓜·序〉：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sup>54</sup>

據《左傳·閔公二年》所載，狄人伐、滅衛國；同年，宋桓公（？-356 B.C.）助衛遺民七百三十人夜渡河，且「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其後戴公（？-660 B.C.）即位不及一年而死，繼而文公（？-635 B.C.）即位，「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至僖公二年（658 B.C.），以齊國為首，與宋、魯、曹諸國，「城楚丘而封衛」。<sup>55</sup> 此數年間，衛國先滅於懿公（？-660 B.C.），又復國於戴公，中興於文公，相關之詩有許穆夫人（約 690-610 B.C.）之〈鄘風·載馳〉與讚頌文公之〈鄘風·定之方中〉。〈載馳〉所言「控于大邦」<sup>56</sup> 者，當指求援齊桓公（？-643 B.C.）一事，而〈定之方中〉所陳「作于楚宮、楚室」與「升彼虛矣，以望楚矣」<sup>57</sup> 之事，更是在齊桓公之幫助下而得以復國中興，是齊桓公乃衛國復國最重要之助

<sup>53</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 1，頁 28a；卷 1，頁 28a。

<sup>54</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 3，頁 104。

<sup>55</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267；頁 265-267；頁 281。

<sup>56</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 3，頁 88。

<sup>57</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 3，頁 81；卷 3，頁 81。

力。<sup>58</sup>《詩序》以此段時間諸事為〈木瓜〉之創作動機，乃是衛人對於齊桓公恩德的感念，牛運震取《詩序》之說，而有此兩段總評，第一段對《詩序》加以推衍，第二段則據此詩之風格稍作概括。

此詩三章、章四句，三章完全重章複沓，三章一義，故牛運震於末章有四段評析：

- ◇ 惠有大於木瓜者，卻以木瓜為言，是降一格襯托法。瓊瑤足以報矣，卻說「匪報」，是進一層翻剝法。
- ◇ 「匪報也」三字逗，婉曲之極。
- ◇ 分明是報，卻說匪報，妙。
- ◇ 三疊三複，纏綿濃緻。<sup>59</sup>

據牛運震採《詩序》之意，則首段所謂木瓜與瓊瑤，是映襯之法。齊國對衛國之恩非木瓜可比，以木瓜與瓊瑤，當是以木瓜為齊國之映襯，投以木瓜，尚且報以瓊瑤，況有恩大於木瓜者，故總評方有「齊之德於衛之厚且大」、「非以齊桓之惠，直比於木瓜也」等語。首段後半與二、三兩段，集中於「匪報也」一句，乃全章之轉折，此句以前著重於「報」之實際動作，此句則轉為詩人內在情意之誠摯，故言「翻剝」、「婉曲」。

牛運震以《詩序》確立之詩旨，進而落實於齊國對衛國復國、興國的再造之恩，更於詩歌原文之技巧，回應此一史事。如此詩之評以觀，牛運震正以《詩序》為基礎，開展對此詩之評析。

<sup>58</sup> 〈載馳〉、〈定之方中〉二詩，牛運震之「總評」雖未提及《詩序》，但由其文字觀之，對詩旨的判定與《詩序》無二，蓋因此二詩，《左傳》與其它文獻，史有明載，歷來少有歧異。

<sup>59</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28a；卷1，頁28a；卷1，頁28a；卷1，頁28a。

3. 〈魏風·伐檀〉牛運震總評：

◇起落轉折，渾脫傲岸。首尾結構呼應靈緊，此長調之神品也。

◇《序》以為刺貪，詩意自高遠。朱《傳》以為美君子厲志，便低一層。

◇刺貪詩肯如此作，真厚真遠。<sup>60</sup>

《詩序》云：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sup>61</sup>

據《詩序》所述，〈伐檀〉涉及譏刺的對象、原由與君子遭遇為對比。此詩三章、章九句，實可分作三層次，茲以首章為例，並標其層次：

（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sup>62</sup>

毛《傳》於「（一）」未標「興」，而據《傳》所言「伐檀以俟世用，苦俟河水清且漣」，<sup>63</sup>是當為「比」。故第一層乃在強調有用之木措於無用之地，如有用之人「不得進仕」。「（二）」之層次則直指「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詩中所陳，乃刺在位者無稼穡狩獵之事，而有禾、貍之得。「（三）」之層次，則肯定君子之不同於「在位貪鄙」，既呼應「（一）」之層次，又是「（二）」之翻轉，層次之轉折清楚。故牛運

<sup>60</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13b；卷2，頁13b；卷2，頁13b。

<sup>61</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5，頁162-163。

<sup>62</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5，頁163。

<sup>63</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5，頁163。

震總評所言諸「起落轉折，渾脫傲岸」、「首尾結構呼應靈緊」諸語，既承《詩序》所言之旨，又扣合〈伐檀〉原詩，此評可說是極為具體。

4. 〈邶風·鴟鴞〉牛運震總評：

- ◇一篇借用鳥語，特奇。
- ◇慘急生奧，終不捨其柔厚，都從一片怵惕惻隱流出，泣鬼貫日，不足言也。
- ◇試思周公處何等境地，安得不為此披心瀝肝之言！<sup>64</sup>

此詩之《序》言：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sup>65</sup>

牛運震雖未言此詩詩旨所自，但考諸《詩序》，則知牛運震接受此說。此序鄭玄（127-200）《箋》云：

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sup>66</sup>

《序》、《箋》之說，皆本《尚書·金縢》之說而將〈鴟鴞〉繫之周公（?-?）。<sup>67</sup>《詩序》既明言周公作詩動機與用意，鄭玄乃延續之。周公於西周初年，武王（?-1043 B.C.）崩殂而天下未定，乃復有三監之亂（約 1043 B.C.），周公攝政，意在平亂定國，而成王（1055-1021 B.C.）未解周公心志，故周公「借用鳥語」以為此詩，實中國文學史

<sup>64</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29b；卷2，頁29b；卷2，頁29b。

<sup>65</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8，頁223。

<sup>66</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8，頁223。

<sup>67</sup> 程元敏，〈尚書周書金縢篇義證〉，《尚書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呂刑篇義證》（臺北：萬卷樓圖書，2012年），頁140-141。

第一篇禽言詩。

據牛運震三段總評，第一段直指此詩作法，第二段就此詩之風格與精神而論，第三段則深察周公處境與心志。每段評語，實皆扣緊《詩序》與鄭《箋》所陳之「志」與「意」。詩分四章、章五句，故牛運震於各章之下所作之評，有兩大目的：一是據總評所揭詩旨，進一步分析闡明，將詩旨落實於各章、各句，如首章評云「武庚之叛，管、蔡為之也，卻說『鴟鴞取子』，曲護得體，亦復惻然至情」，<sup>68</sup> 三章評云「末句是王室骨肉語」；<sup>69</sup> 二是依總評所概括之「慘急生奧」、「柔厚」、「怵惕惻隱」之特色，更具體分析詩歌風格，如首章評曰「疊呼鴟鴞，慘極痛極」、「意重毀室，卻復說『鬻子』接頓入妙」，<sup>70</sup> 三章評曰「連用『予』字，蹙急懇厚」，<sup>71</sup> 末章評曰「收結作無聊不可奈何語，更警」。<sup>72</sup>

以此詩言，牛運震引《詩序》確立詩旨，並總括此詩風格、精神，以作為總評，其下各章之頂批、旁注，乃是對總評之具體分析，以見各章、句之要旨與特色。

據上文所舉四例，可進一步略作小結。牛運震之《詩志》後人雖多以評點之學確立其書之特色與意義，但事實上，牛書的內容並非如此單一。經由上文的討論與分析可知，牛書對各詩之評，主要有各詩詩題下之總評與各詩各章下之評析（由頂批與旁注組成）兩種。總評之功能有二：一是確立詩旨並加以推衍詩義，二是在前者基礎上概括全詩藝術特色與風格，兩者相互呼應補充。各章下之頂批與旁注，則又與總評相呼應，是總評的具體落實，既深化詩旨之內涵，又更細緻

<sup>68</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29a。

<sup>69</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29a。

<sup>70</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29a；卷2，頁29a。

<sup>71</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29a。

<sup>72</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29a-29b。

分析詩歌遣辭用字及其藝術技巧。綜言之，牛運震對每一首詩的詩旨、詩義、藝術技巧、具體內涵，都有相當到位的概括，且形成各詩的獨立系統。也正如此，若重新檢視《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兩篇評述，除對否定其書對前注之正補之外，其它對牛運震《詩志》的批評與否定，可說是相當主觀且偏蔽的。

## （二）修正《詩序》之說，開展其詮釋

### 1. 〈有女同車〉牛評：

訓辭莊雅，全無狎邪之氣，朱《傳》目為淫奔，過矣。《序》以為「刺忽也」。忽之辭昏，本無可刺，當是閔忽之詞，為其無援於大國，以致失位，故於齊女之事，低徊惋惜焉。說者又以文姜非賢為疑，按《序》說，太子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明指〈桓六年〉事，惟時文姜歸魯已久，詩所謂「孟姜」，別有所屬，非文姜也。<sup>73</sup>

《詩序》云：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sup>74</sup>

若採《詩序》之說而以此詩為刺鄭公子忽（?-695 B.C.），姬姓，諡號昭，則「有女同車」諸句，乃鄭人「假言鄭忽實取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sup>75</sup> 而鄭昭公姬忽拒昏於齊之事，載在《左傳·桓公十五

<sup>73</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4b。

<sup>74</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4，頁129。

<sup>75</sup>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據南宋刊單疏本影印），卷

年》，然此事與〈有女同車〉所稱，多有扞格，姚際恆（1647-1715）已辨其非，茲不具論。<sup>76</sup>

唯牛運震之說，並非全然否定《詩序》。據《左傳·桓公十一年》記載：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sup>77</sup>

此事即牛運震所言《左傳·桓公六年》之事：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sup>78</sup>

《詩序》以此詩為國人刺忽，當即此事。

文姜（？-673 B.C.）歸魯桓公（731-694 B.C.），事在桓公三年（709 B.C.），故牛運震謂詩中之「孟姜」非「文姜」，即是此因。《詩序》與牛運震俱以此詩為關涉鄭公子忽之事，如依《詩序》解，必當對全詩作反面讀，始有刺意，即「假言鄭忽實取齊女」而始得成立。但依照牛運震的說法，此詩「訓辭莊雅，全無狹邪之氣」，就詩解詩，並無刺意，又據《左傳》所載，鄭公子忽有功於齊，即位後又因祭仲（？-682 B.C.）為宋所誘之故，被逐而奔衛，牛運震正以為因無齊援之故而失位，故國人「閔」之，而非「刺」之。

牛運震修正《詩序》之說，以為鄭公子忽辭昏之事，並不構成「刺」

8，頁 45。

<sup>76</sup>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 62，卷 5，頁 79。

<sup>77</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31-132。

<sup>78</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13。

之要件。遂又於此詩末章下評云：

點明孟姜，便是詩中眼目，風勸之旨，含蓄可思。<sup>79</sup>

孟姜既非文姜，則詩中「顏如舜華」、「佩玉瓊琚」、「洵美且都」之外美與「德音不忘」之內美，俱可見此女宜為一內外兩兼之姜姓女子，<sup>80</sup> 牛運震既定此詩為「閔」公子忽之詩，則如此孟姜，若公子忽未有辭婚之舉，必無奔衛之窮途，故言「含蓄可思」，以呼應總評「齊女之事低回惋惜」之語。

據此例，牛運震修正《詩序》之說，卻非跳離《左傳》所載之事。由於閱讀視角的切換，轉「刺」為「閔」，則此詩對公子忽而言，詩人當是寄予同情而非否定。因而在總評與末章下評語，皆欲縮合此一觀點，而對原詩之風格特色做一概括。

## 2. 〈風雨〉牛評：

◇景到即情到，首二句令人慘然失歡，接下「既見君子」便自渾化無痕，即此可悟作家手法。

◇風雨雞鳴，一片陰慘之氣，亂世景況如見，毛、鄭以為雞鳴喻君子不改其度，稍失詩旨。

◇韋調鼎曰：「風雨雞鳴，正懷思君子之際，如後世樂府。雷聲雨淚，觸景傷懷。鴈過鳥飛，牽人遠思，豈盡淫邪邪！」<sup>81</sup>

牛運震以毛、鄭之說稍失詩旨，所指即為《詩序》與鄭玄此詩首章之注解。《詩序》云：

<sup>79</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4b。

<sup>80</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4，頁129-130。

<sup>81</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6b；卷2，頁6b；卷2，頁6b。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sup>82</sup>

〈風雨〉首章之《傳》：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喞喞然。<sup>83</sup>

《箋》云：

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sup>84</sup>

《傳》、《箋》之解，皆合於《詩序》所揭。據此，「風雨淒淒」乃指外在時局處境之惡劣，而「雞鳴喞喞」則喻「不改節度」之君子。「既見君子」以下兩句，鄭《箋》謂「思而見之」以呼應《詩序》「思君子」，而以為實寫。牛運震則以風雨、雞鳴二句並列，俱指亂世陰慘之況，與君子節度無涉。就毛、鄭而言，此兩句乃是映襯之法；就牛而言，乃並列之對句。既屬並列，則在此風雨雞鳴之夜，正思「既見君子」之時，故總評又引韋調鼎（?-?，約活動於明思宗崇禎年間）《詩經備攷》之說以申之，<sup>85</sup> 並駁朱《傳》以此為「淫詩」之說。<sup>86</sup> 韋調鼎云：「此詩辭絕無一字狎褻，而朱子誣以為淫奔，抑何僻也！」<sup>87</sup>

再觀《詩志》各章下之評，論首章前二句以為：「只二語黯然消

<sup>82</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4，頁136。

<sup>83</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4，頁136。

<sup>84</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4，頁136。

<sup>85</sup> [明]鍾惺、[明]韋調鼎，《詩經備攷》（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據明崇禎十四年〔1641〕刻本影印），卷5，頁32b-33a。

<sup>86</sup> 韋調鼎之書多有駁斥朱熹《詩集傳》之處，相關問題見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2002年），頁158。按：《詩集傳》謂此詩：「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又言：「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宋]朱熹，《詩集傳》，卷3，頁83。韋調鼎所駁者，即此。

<sup>87</sup> [明]鍾惺、[明]韋調鼎，《詩經備攷》，卷5，頁32b-33a。

魂，較『北風』、『雨雪』之句，深遠多少。」<sup>88</sup> 又論全章云：「此思君子也，卻直說既見，妙。」<sup>89</sup> 可知牛運震不取君子不改節度之說，又據總評所引韋調鼎之意，則可推知牛運震乃以此詩為婦人於風雨雞鳴之夜而思君子，而各章所言「既見君子」，乃假設語氣，為一虛寫之筆。

據此例，牛運震不取《詩序》之說，並由排列一二句，以定此為此詩婦人思君子之情境，又據首章之評，知婦人對見君子之期願。此一評析，實與韋調鼎所述，情意正同。

### 3. 〈小雅·節南山〉

牛運震總評：

◇一片血誠，故雖幽憤摯怨，不失為厚。

◇《序》以為刺幽王。以詩考之，殆作於平王時，以刺尹氏者爾。詩不忍斥王，但指尹氏，又借尹氏所用之人為言，詩意之忠厚如此。

◇一篇本旨，總為刺尹氏之不平，任小人而信姻亞，則其不平之大者也。篇中「秉國之均」、「式夷式已」、「君子如夷」、「昊天不平」，總將不平之意，反復申明之；而「弗躬弗親」、「不自為政」屢指其不平之失。末以「不懲其心」、「式訛爾心」結之。一意分明貫串，脈絡最清。<sup>90</sup>

<sup>88</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6a。

<sup>89</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2，頁6a。

<sup>90</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2a；卷4，頁2a；卷4，頁2a-2b。

《詩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sup>91</sup>

此詩歷來多據「國既卒斬」句定為平王（781-720 B.C.）東遷後之詩，<sup>92</sup> 或屬之平王，或屬之桓王（?-697 B.C.）；但亦有據「節彼南山」句者，以為當在西周末世。<sup>93</sup> 牛運震取前說，推測為平王之時。故總評之外，又在首章「國既卒斬」下，亦有批云「明係東遷以後詩」。<sup>94</sup>

總評凡三段：首段概括詩人心志與風格；次段則推定年代，並進一步說明首段「不失為厚」意，乃在不忍刺王而指尹氏之事為說；第三段則更細言詩人對尹氏掌政之不平。故此總評可視為全詩詩旨、風格與內涵之概括，其細項則又分見於各章下之批語。總評可總括為三事，而此三事又具體落實於各章之評語，分列述如下：

（1）平王時代尹氏掌政，為國亂之因（總評）：

牛運震於首章批云「開端寫得尊嚴可畏，便有側目重足之勢」，三章批云「擡高大師正是責望深切處」，此皆直指身為「民具爾瞻」、「秉國之均」、「四方是維」之尹氏，卻是國亂禍首。<sup>95</sup> 由總評所揭，縮合各章下之評注，可見兩者實具有系統之關聯。

（2）尹氏任人唯親，以致國政不平、天怒人怨（總評）：

於四章批云「『弗問弗仕』，言國有賢人弗詢問而祿仕之」、「任小人而信姻亞，此正尹氏之不平也」，直指尹氏有賢者不進用、進用者

<sup>91</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12，頁299。

<sup>92</sup> 屈萬里先生云：「此家父刺大師及尹氏之詩。詩中有『國既卒斬』之語，蓋作於東周初年也。」屈萬里，《詩經詮釋》，頁348。

<sup>93</sup> 見程俊英、蔣見元，〈小雅·節南山〉，《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冊上，頁552-553。

<sup>94</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1a。

<sup>95</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1a。

皆姻亞、小人，而此為天怒人怨之因，故在六章言「不自為政，卒勞百姓」、九章批言「公然誣天為不平，憤甚而無所歸咎」。<sup>96</sup> 此各章下之評，亦是總評所揭之具體落實。

(3) 詩人因尹氏之所作所為，而為此詩以刺之，詩人之心則忠厚，詩人之詞則幽憤摯怨（總評）：

以上兩層為基礎，構成詩人批判之對象，而在詩人之心志與語言風格上，為「忠厚」與「幽憤摯怨」，故在二章評云「語憤苦之極，幾於搔首頓足」，<sup>97</sup> 三章則評云「『不宜空我師』五字，有拊膺高呼之痛」、「『不宜』二字氣咽語硬，真有滿腹怨毒」，<sup>98</sup> 四章云「苦口縷陳，幾於剖心瀝誠」、「任小人而信姻亞，此正尹氏之不平也，卻說勿用小人姻亞，不欲斥指之也，猶是立言忠厚處」，<sup>99</sup> 九章云「『我王不寧』一語，有多少護惜，所謂愛君之至也」，<sup>100</sup> 末章則言「一篇怨刺，都成苦口良藥矣」<sup>101</sup>。

據此例，牛運震在總評確立此詩詩旨與時代，並概說詩人心志與詩歌風格。本文從中歸納三大要點，包含此詩批判之人物、事由、風格與心志，再由各章之下的評語觀察，上述要點，皆散入、落實於各章之分析，從而形成此詩之系統闡釋。

#### 4. 〈大雅·抑〉：

牛運震總評：

◇平實古雅而悚摯愴切，深得箴誦之旨。

<sup>96</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1b-2a。

<sup>97</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1a。

<sup>98</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1a-1b。

<sup>99</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1b。

<sup>100</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2a。

<sup>101</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4，頁2a。

◇一篇省躬責己之詞而開端入手處則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篇末收煞處，又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憂時感世之旨，反覆三致意焉，其規君之意昭然矣。《序》以為「刺厲王，亦以自警」，按之乃自警以刺王爾。無道之主，難於斥言，或託同官以戒之，或指前朝以鑒之，或借自警以發之，皆所謂主文而譎諫也。但所刺不知何王，或未必是厲王爾。

◇篇中興寐洒埽、車馬戎兵，以及威儀話言、爾室屋漏，總為「敬慎」二字，鋪寫洗發，所謂訏謨遠猶、明政刑、紹先王，即本於此。此賢聖之學體用貫串處，後世談理家無此精至也。<sup>102</sup>

《詩序》云：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sup>103</sup>

根據《詩序》，〈抑〉之作者為衛武公（852-758 B.C.），以此詩刺厲王（890-828 B.C.）兼自警。據牛運震之總評而參以各章，此詩要點有三：一、牛運震對《詩序》之依違有：取用《序》所言之作者為衛武公，用此詩以自警；否定此詩主要在刺厲王，應為幽王或平王，而刺王乃其次，重點在於自警，故總評言「自警以刺王」。二、此詩具「箴」之性質與功能，其作用在自警，特重「敬慎」，而風格平實古雅，悚擊愾切。三、此詩言衛武公修養，本於道德行事，體用貫串，無一蹈虛。以下再據此核諸各章所評，以確立此詩解釋脈絡。

#### （1）牛運震對《詩序》之依違

《詩序》言此詩乃衛武公用以刺厲王，牛運震在第四章評云：「比

<sup>102</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6a；卷7，頁6a；卷7，頁6a。本文按：「省躬責己」當作「省躬責己」。

<sup>103</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18，頁487。

觀『用邊蠻方』一語，則知此詩作於幽、平之時，蓋荆楚之僭於是漸張矣。」<sup>104</sup> 又據第五章之評云：「『謹爾侯度』一語，明是武公自警，第自警、警王非兩層也。」<sup>105</sup> 據此知，牛運震以為此詩乃衛武公作以自警而警幽、平之王。<sup>106</sup>

### (2) 自警、敬慎與平實古雅、悚摯愾切

據總評可知衛武公以此詩自警，故展現之精神無非「敬慎」，就此詩之風格與情感而言，「平實古雅，悚摯愾切」，此諸內涵，牛運震更析於各章下之評語，如二章評云「淵懿古穆，正雅之音」、「『敬慎』二字尤為一篇眼目」<sup>107</sup>，三章評云「愾歎而入，是古訓誥頓挫」，四章評云「古勁錯落」<sup>108</sup>，十章評云「一篇告誡精神，全在此章」、「作老成憐憫語，真篤厚」、「倨傲褻狎，自是自責之詞，然其規刺君上之旨益切」<sup>109</sup>，十二章評云「幾於垂涕而道，氣愈平緩，意愈悚厲」<sup>110</sup> 云云，皆可與總評相呼應。

### (3) 衛武公修養，本於道德行事

總評謂「賢聖之學，體用貫串」，而此詩所見衛武公之道德與行事，皆與其事功、作為相關。如二章評云「此一章性命政術、正大精微語，通篇之領要在此」<sup>111</sup>、四章評云：「『洒埽庭內』微詞深意，正

<sup>104</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4b。

<sup>105</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5a。

<sup>106</sup> 牛運震依「用邊蠻方」判斷非厲王，乃就此詩所呈現之線索而言。據屈萬里先生所論：「衛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前812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前758年），厲王之世，武公未立；知序說非是。」又云：「《詩經世本古義》謂：『武公人為王卿士，乃在東遷以後，則是詩為平王而作，無可疑者。』龔橙《詩本誼》亦謂此詩當作於平王時。此衛武公詩，乃不列於〈風〉而列於〈雅〉，殆武公為王卿士時所作歟？」屈萬里，《詩經詮釋》，頁516。

<sup>107</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4b；卷7，頁4b。

<sup>108</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4b；卷7，頁4b。

<sup>109</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5b；卷7，頁5b；卷7，頁5b。

<sup>110</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6a。

<sup>111</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4b。

從閒細中摹其整躬飭家之神，非真欲其事洒埽也」、「以儆武備為言，亦思亡保存之道也」、「用戒戎作言，兵事精深，便非黷武者」<sup>112</sup>，五章評云「『謹爾侯度』一語，明是武公自警」，七章評云「君子不以冥冥墮節也」、「『相在爾室』二語，幽細道出慎獨微至功夫，《中庸》隱微戒懼之旨，脫胎於此」、「此章言性命學問之旨，精密已極，下章更反覆申勸之」<sup>113</sup> 云云，皆是總評之落實。此外，〈衛風〉有〈淇奧〉之詩，牛運震之總評云：

◇德行學問之事最難寫，似非詩家所長。此篇描寫武公都有精理真氣，細看純是一片神韻，何曾一字落板腐也。

◇其體安以莊，其神鮮以暢，此〈風〉詩之近〈雅〉者。<sup>114</sup>

〈淇奧〉之《序》云：「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sup>115</sup> 可與此詩並看。

據此例，牛運震修正《詩序》之說，並總結此詩之精神、風格與內容諸事，以此作為各章評語之基礎，形成此詩完整之詮解。

牛運震論此詩，在修正《詩序》之後所開展出來的評析，隱有經學義理之色彩，雖未直接涉及宋明以來之理學思想，但牛運震基於文章風格與人格行事等面向，切實深入析論各章、各句之內涵，展示出文學藝術的賞析與經學義理之闡述並不相妨。<sup>116</sup> 評點之書本與科舉制義的教學相關，透過精密而切實的分析以揣摩聖顯之隱微心志，本

<sup>112</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4b；卷7，頁4b；卷7，頁4b。

<sup>113</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7，頁5a；卷7，頁5a；卷7，頁5a。

<sup>114</sup> [清]牛運震，《詩志》，卷1，頁24a；卷1，頁24a。

<sup>115</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卷3，頁89。

<sup>116</sup> 牛運震雖多評點之作，但是對於經學義理與日用之間，並無偏廢，如他在〈十三經註疏序〉云：「苟有好學深思之士，沉潛融蓄，即其津航，求其原本，王道備、人事浹、物理該，幽之為性命之文，顯之為布帛菽粟日用之事，安在註疏？諸人不足為義文周孔諸先聖人功臣哉！」[清]牛運震，《空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05，卷3，頁114。

與明清評點之學的發展歷程相扣合，而牛運震對此詩的分析，雖不同於《詩序》，然確大致符合彼時之學術脈絡。

經由上述四例所作分析，可知牛運震對於《詩序》之態度，除前節所述之接受之外，亦多有修正或反駁。牛運震對《詩序》如有所修正，其依據往往由此原詩所呈現之線索、風格，而據以衡視《序》說，關鍵之依據，則必須回歸該章下之頂批與旁注，據此可以確立牛運震對各詩詩旨之意見，從而由此開展該詩之詮解脈絡，包含文學藝術技巧與人物風格。朱孟庭《清代詩經的文學闡釋》總結出清代《詩經》學者在《詩經》文學藝術的闡發上，「注重章法結構的評析，闡釋《詩》中橫向與縱向的密切關係，顯示《詩》具有縱橫相貫的文學整體性」，<sup>117</sup> 並申云：

章法結構是內容材料的一種組織法，則章法結構的分析應有助於吾人正確而深入地領會詩義、詩旨。<sup>118</sup>

朱氏所言甚是。以此觀之，牛運震對於各詩之總評與旁注、頂批對詩歌所作之詮解與詩旨、詩義之確立，便是如此。

#### 四、結論

明清學者對於《詩經》文學藝術之掘發與探索，有相當豐碩之成果，尤其是在《詩經》評點之相關著作。然其風雖盛，研究者亦漸有其人，而明清以降的此類著作，猶有待深掘。<sup>119</sup> 如關於牛運震《詩

<sup>117</sup> 朱孟庭，《清代詩經的文學闡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頁308。

<sup>118</sup> 朱孟庭，《清代詩經的文學闡釋》，頁309。

<sup>119</sup> 侯美珍指出：「明、清還有不少以文學眼光說《詩》的著作，如徐光啟《毛詩六帖》、萬時華《詩經偶箋》、賀貽孫《詩觸》、牛運震《詩志》、陳繼揆《讀風臆補》等，前人雖或有一、二篇短篇論文介紹，但都有再深究的價值和空間。」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288。

志》的研究，雖漸有專著討論，且集中在評點之面向，此固其宜，唯於牛運震對傳統《詩序》之觀點，則罕有所論。即便是對於其書之周圍問題，也應當客觀研索。本文即緣於上述之動機而發，擬定「牛鈞〈詩志序〉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相關問題辨析」與「牛運震《詩志》對《詩序》之依違及其文學詮解」二題進行討論，此皆此前學界所未及闡論，而本文乃按覈牛運震《詩志》與所論之詩，爰得以下兩大結論：

其一、關於牛運震之書的命名緣由及其相關問題，經本文討論，或可由另外一個角度思考。牛運震之書經其子牛鈞而定名「詩志」，並以〈詩志序〉揭示「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然據牛鈞所述其父欲撰之《詩志》，實欲踵續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與王應麟《詩地理考》，則牛運震之「志」非「詩人之志」，而接近於孔子所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之「識」。據牛鈞〈詩志序〉及其它相關文獻以推，牛鈞之以「詩志」名牛運震之書，應非其父之意。故江瀚等人所撰兩篇提要乃因而譏其書「不脫明人孫鑛、鍾惺陋習，何嘗能得詩人之志邪」，實不得運震本意。至於提要評其書「於前注正未安、補未備者，求之全書，蓋渺乎不可得」，則頗得其實。另提要舉〈關雎〉與〈葛覃〉之分析，謂「此〈關雎〉、〈葛覃〉二篇可概其餘，無非學究評詩文伎倆」、「既于經旨無所發明，亦非解經正法」之語，率皆以傳統經學注疏之角度，否定牛運震掘發《詩經》文學藝術之貢獻。牛運震於各詩題下之總評，揭示全詩之詩旨、詩義與文學藝術之特色、技巧，並更具體落實於各章下之旁注與頂批。以此觀牛書對《詩經》各詩之分析評點，其實皆相當完善有系統。若此，則更可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兩篇評論，實皆為門戶上的偏蔽之見。

其二、牛運震《詩志》對《詩序》有接受與修正等兩種態度，本文針對「總評」所明揭之《詩序》意見，各取四例加以分析。如接受《詩序》之說，則於總評申說詩旨、詩義與藝術風格、特色，並於各

詩各章下之頂批、旁注呼應總評，並作更具體深入之申述；如修正《詩序》之說，必於總評提出正確之詩旨，並同時總括藝術技巧、風格內涵，同時亦於各章下之頂批、旁注補充修正《詩序》說法之原詩依據，亦在相關地方對總評所揭之技巧內涵，做更精密之推闡。由此更能證成牛運震《詩志》對於各篇詩旨、詩義、內涵與文學藝術等面向，皆有相當精確的闡述。就此看來，經學義理的掘發與文學藝術的評賞在牛運震的《詩志》看來，實是並行而不相悖。

經由本文討論，應更能清楚認識牛運震《詩志》之相關問題與對《詩序》之態度，並由此掌握牛運震對《詩經》詩旨、詩義與藝術技巧、風格內涵之脈絡。

（責任校對：廖曉萱）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年。
-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據南宋刊單疏本影印。
- 〔唐〕杜甫，《杜工部詩集》，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據聚珍仿宋版影印。
-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學海出版社，2004年，據景印掃葉山房藏板影印。
- 〔明〕鍾惺、〔明〕韋調鼎，《詩經備攷》，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據明崇禎十四年（1641）刻本影印。
-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續修四庫全書》，冊 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牛運震，《空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嘉慶刻《空山堂全集九種》本影印。
- 〔清〕牛運震，《詩志》，臺灣：世新大學圖書館藏本，民國 25年（1936）武強賀氏重刊本。
- 〔清〕永瑤、〔清〕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二、近人論著

朱守亮，《詩經評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

朱孟庭，《清代詩經的文學闡釋》，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何海燕，《清代《詩經》學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論文，2005年。

\_\_\_\_\_，〈清代以文學說《詩》文獻述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第2期，頁22-26。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

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倪李鵬，《牛運震《詩志》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2年。

夏傳才、董治安，《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1983年。

俞平伯，《讀詩札記》，《俞平伯全集》，冊3，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

張洪海，《《詩經》評點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論文，2008年。

張賀珺，「牛運震《詩志》國風之部研究」，國科會（今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計畫報告 NSC 98-2815-C-128-007-H，2009年。

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冊上，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

\_\_\_\_\_，《詩經評註讀本》，冊下，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

黃霖，〈《詩經》評點與《詩經》傳播——以晚明時期為中心〉，《吉林

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1期，頁146-155。

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_\_\_\_\_，〈明清經學關聯性的一種考察——論清代官編《詩經》專著徵引明人的詮解及其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1期，2017年9月，頁119-14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程元敏，《尚書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呂刑篇義證》，臺北：萬卷樓圖書，2012年。

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2002年。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_\_\_\_\_，〈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經學研究集刊》第4期，2009年4月，頁137-162。

蔣宜倫，《牛運震及其《詩志》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附表】《詩志》對《詩序》、毛《傳》、鄭《箋》、孔《疏》、朱《傳》  
依違簡表

〔圖表說明〕

此表格僅初步依據《詩志》在詩題下之總評清楚提及「序、傳、箋、朱傳」者，未明言「序」而實依「序」作評者，其量頗多，為免繁複，暫不予列入。

「O」、「X」分別指依、違，「1」為詩旨，「2」為詞語之「注」。

	序		傳		箋		朱傳	
	O	X	O	X	O	X	O	X
周南		漢廣						
召南	羔羊	江有汜 何彼穠 矣		2 騶虞		1 行露 1 殷其雷 2 騶虞 1 羔羊		
邶	柏舟 燕燕 新臺 擊鼓 凱風 靜女						1 旄丘	1 柏舟 2 旄丘
鄘							1 鶉之奔奔	
衛	有狐 木瓜							
王	君子于 役采葛 君子陽 陽					1 采葛	1 大車	1 大車
鄭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 鳴	有女同 車 風雨				1 風雨		1 羔裘 1 有女 同車 1 狡童

	山有扶蘇 丰子衿 溱洧							1 溱洧
齊	猗嗟 南山	雞鳴		1 敝笱				1 敝笱
魏	汾沮洳 十畝之間 伐檀							1 葛屨 1 伐檀
唐	羔裘 杕杜 有杕之杜	無衣	1 杕杜		2 葛生			1 揚之水
秦	終南 渭陽	蒹葭 無衣				2 晨風 2 無衣		
陳							衡門	
曹								下泉
豳	鴟鴞					2 狼跋		1 東山
小雅	鹿鳴 庭燎 白駒 雨無正 頍弁	節南山 無將大車					1 常棣 1 六月	2 吉日 2 正月 2 小旻 2 巧言 2 角弓
大雅	文王 假樂 民勞 常武	抑	1 生民	1 生民			1 行葦	1 假樂 2 公劉 1 板
周頌	清廟 天作 良耜	清廟 昊天有成命 豐年 絲衣 執競		1 執競	1 訪落	2 烈文 1 昊天有成命 1 執競	2 烈文 1 昊天有成命	1 維清 2 烈文 1 天作 1 執競 2 噫嘻 1 訪落
魯頌	有駟						1 泮水	

## On Niu Yunzhen's *Poetic Intent* and his Adoption, Rej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face" to the *Classic of Poetry*

Chih-Feng Chen\*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investigating Niu Yunzhen's 牛運震 critical annotation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詩經. These studies have all focused on Niu's elucidation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the classic. This is because Niu's critical annotation, titled *Poetic Intent* 詩志,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lassified as a commentary. However, there a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Niu's text that argue against this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major topics, each of which is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subtopics,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medying several deficiencies in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Poetic Intent*. The first topic concerns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Niu Jun's 牛鈞 preface to *Poetic Intent* and the *Sequel to the Annotated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Book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Under this topic, I explore the following matters: 1)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iu Yunzhen's and Niu Jun's annotations; 2) the meaning of Niu Jun's statement, "I correct the former annotations that have not been fixed and supplement the ones that have not been completed;" and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3) the evaluation of Niu Yunzhen set forth in the *Sequel to the Annotated Catalog*. The second topic concerns issues related to Niu Yunzhen's adoption, rej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face" to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 this section, I analyze four examples each of Niu Yunzhen's adoption and rejection of positions advanced in the "Preface." This analysis is combined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ntire text, and it attempts to sort through Niu Yunzhen's attitude towards the "Preface" and determine his standards of judgement regarding the adoption or rejection of its positions. It further includes two subtopics: 1) the adoption of the arguments in the "Preface" with additional comment; and 2) the correction of the arguments in the "Preface" with additional comment. Through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above two issues, this article goes beyond current studies of *Poetic Intent* and achieve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Key words:** Niu Yunzhen 牛運震, *Shizhi* 詩志 (*Poetic Intent*), critical annotation 評點, the *Classic of Poetry* 詩經

